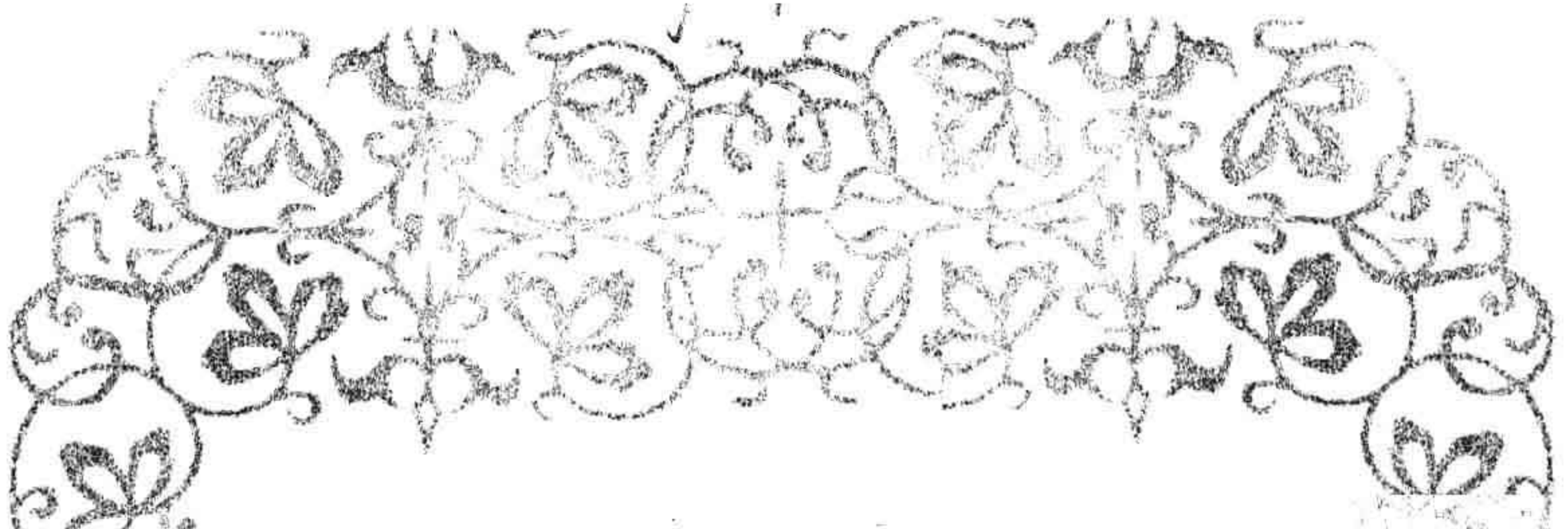


白云深处是家乡

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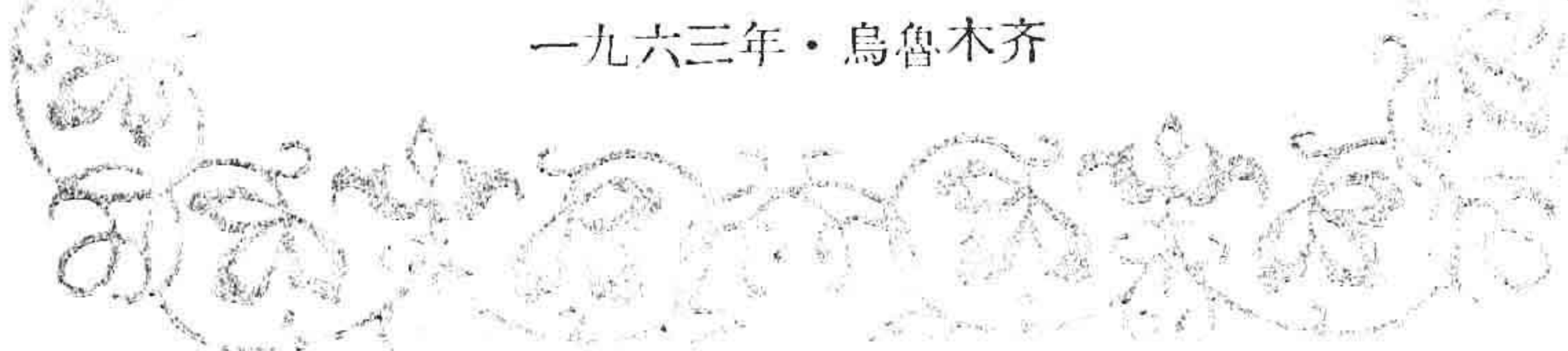


白云深处是家乡

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乌鲁木齐



白云深处是家乡

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编

*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胜利路124号)

新疆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27·印张12 $\frac{2}{5}$ ·插页2

1963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数：(乌)1—3,100

统一书号：T10098.3

定 价：(6)0.98元

前 言

近几年来，新疆各民族作家在党的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，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，認真貫徹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爭鳴”的方針，在創作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，写出了不少比較优秀的作品。这本集子編选的十八篇短篇小说，就是自治区各民族作者近两年来創作上的新收获。其中有王玉胡同志的《晚秋春花》、《热衣木坎儿匠》，哈薩克族作家郝斯力汗的《猎人的道路》等。

《晚秋春花》通过具有时代意义的題材，反映了維族妇女生活的巨大变化，热烈地歌頌了人民公社的胜利。《热衣木坎儿匠》是通过社員搶救一条被风沙堵塞的坎儿井的故事，热情地歌頌了热衣木老人处处关心集体利益的高貴品質。

哈薩克族作家郝斯力汗的《猎人的道路》，是在新的題材新的风格上的一种尝试。这篇小说仍然保持了作家富有草原气息的生活語言特色，而且也特別注意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。作品着笔細膩，情节引人入胜。

特別讓人感到欣喜的是：在我們自治区这支多民族的文学队伍中，又涌現出了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新人，象《幸福》的作者阿不力米提·撒吾尔，《伊黛提汗》的作者玉素音·塔里甫，《节日里》的作者忠祿和《最初的一課》的作者胡仲仟等同志。

《最初的一課》写一对年輕夫妇調到医学院工作，他們对管理科分配給他們的一間小房不滿意，并听說这間房子本是一位处长住着的，他刚刚搬走。于是年輕人誤認為这个处长是个自私自利、处处搶方便的人，便气冲冲地去找他評理。然而終於发现这位处长原是为了照顧新来的同志，自己却迁居到一間直不起腰来的楼梯間里，結果使这位年輕人很受感动。从題材来看，它描写的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，但通过作者对人物性格較為細膩的描繪和情节巧妙的安排，使这位克己待人、和藹可亲的老处长的形象十分突出，給讀者留下难忘的印象。

这里值得着重一提的是錫伯族作者忠祿同志的《节日里》，这篇小說以抒情的笔調、明快淳朴的語言，歌頌了在党的教育下迅速形成的手足般的嶄新民族关系。作者饒有风趣地描写了錫伯族传统节日的活动，构成一幅色彩艳丽、引人入胜的民族生活风情画。在新疆多民族的文学園圃中應該說是一个可喜的收获。

总之，这些作品尽管所反映的生活題材各有不同，在风格上有的朴实深厚，有的清新活泼，但它們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，那就是以高亢、充沛的革命热情，为我們这个光輝的时代謳歌，在作品中創造了一些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，这些人物形象是比較鮮明的，有一股触动讀者心弦的艺术魅力。

当然，由于种种条件限制，我們編选这本集子时必然还存在着許多缺点，有些优秀的作品，尤其是各兄弟民族优秀的作品，因沒能及时翻譯出来，难免有所疏漏；而就作品本身来看，比起我們伟大的时代来，在題材上还嫌不够广闊多样。有些作品还停留在一般生活現象的敘述上，有些作品虽然注意了对人物精神面貌的揭示，但仍感挖掘不深，人物形象不够丰

滿。这就需要各民族作家、青年作者付出更艰巨的劳动，投身到火热的生活激流中去，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。我们完全相信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，我们自治区的文学创作将会有更新更丰富的收获。

編 者

1962年6月28日

目 錄

晚秋春花.....	王玉胡 1
幸福.....	〔維吾尔族〕阿不力米提·撒吾尔 39
伊黛提汗.....	〔維吾尔族〕玉素音·塔里甫 50
猎人的道路.....	〔哈薩克族〕郝斯力汗 63
热衣木坎儿匠.....	王玉胡 73
节日里.....	〔錫伯族〕忠 祿 83
梨树下的人家.....	季麦林 94
奥依古丽.....	欧 琳 111
生日.....	石 震 138
援朝·阿克列姆.....	刘克勤 151
公社紅花.....	〔蒙古族〕刊 載 169
白云深处是家乡.....	权寬浮 199
最初的一課.....	胡仲仟 220
泥場长.....	綦水源 234
老車新人.....	如 心 250
重逢.....	〔維吾尔族〕依·塔依尔 264
求师記.....	吳連增 270
剪云彩.....	蘆 管 283



晚 秋 春 花

王 玉 胡

从一棵石榴樹說起

論季节已是晚秋了，就連溫暖向阳的天山南坡也呈現斑白的积雪；可是在吐魯番盆地，却依然翠綠如春，沒有一點儿凋零的景象。

吐魯番啊！你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，你的春天总是来的最早，而冬天却又姗姗迟来，一片片綠洲就象永不褪色的珠翠，鑲飾着你这寬闊富饒的胸膛。

你看，在那藍森森的水渠兩岸，仍然嫩草丛生，黃花遍地；那高聳挺拔的參天楊，仍在抽生着新枝嫩叶；那被人們称为歌手的百灵鳥，也不曾因为季节的变迁而有所沉默，仍用那

沁入肺腑的歌喉，唱着美妙动听的歌曲；还有那缀满银花的棉田，虽然已摘过好几遍了，可是那巴掌大的棉叶仍然一片油绿，棉株顶部还在开花结铃……

望着这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，谁能相信这是万物凋零的晚秋呢？这时，我好象忘记了自己，和这美妙的大自然完全溶和在一起了。忽然，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清脆悦耳的“弹波尔”琴声，把我从陶醉中惊醒，放眼望去，一个郁郁葱葱的果园出现在眼前。不论琴声和果园，对我来说都十分熟悉而又亲切，使我立刻想到一位老人。

这位老人叫阿西木，是这一带有名的琴手和歌手，由于琴技高超，人们也叫他阿西木弹波尔。他不但能弹善唱，还很会讲故事，而且他的故事内容颇广，近者如邻里间的身边琐事，远者如麦加和巴格达的轶闻，还有山水鸟兽，天堂地狱，真可谓海阔天空无所不有。不过，不论是弹唱或是讲故事，都不是他真正的职业，他的职业是老园丁。他从七八岁上就开始栽花移木，培植园林，现在已八十几岁，整整一生完全消磨在这个果园里了。想到这些，我不由放开脚步，向果园奔去。

果园的大门是栅栏形的，我还没到跟前，老人就发现了我，并且老远地就向我打招呼了。我和老人相识还是在土地改革的时候，可说是老相识了；但见面以后，他仍然以维吾尔人的那种惯常的礼貌，向我问了一大串好：“你好吗？老人好吗？爱人好吗？孩子好吗？……”我只得一一回答，并且也向老人问过好，这才一同走进果园。

前面说过，这果园对我来说并不陌生。土地改革的时候，我曾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，帮助阿西木和其它一些农民通过清算斗争，把这个果园从一家大地主手里夺了回来，并且分给了

阿西木和其它几戶貧苦的农民。当时，为了丈量土地，清查果树，我曾不止一次地踏遍果园的每一个角落，我甚至能記起每一棵果树和每一棵草的模样。可是現在，面对着眼前的果园，不知怎么忽然觉得有些陌生了。它不但比原来扩大了好几倍，而且增添了許多新品种，除了各色各样的葡萄和果木，还种了各色各样的西瓜和哈密瓜。这些瓜果全都結果累累，爭鮮斗妍，呈現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的景象。靠近葡萄田的地方，还修起一座分外高大的晾葡萄干的阴房，这阴房分上下两层，四壁鑲滿格子形的风眼，一目望去儼然象一座奇特的楼阁聳立在綠蔭之上，給这本来就十分优美的果园又增添一分姿色。

“变了，全变了！”我不禁喃喃自語道。

“是啊，就連我們整天在園內劳动的人，也常常觉得有点儿眼生呢。”阿西木說着把我領到一个葫芦蔓搭成的凉棚低下，讓我在一条地毯上坐下来，随后便提起个筐子走开了。

我一看就知道他的用意，急忙喚住他說：“阿西木‘阿卡’（阿卡即大哥的意思，維吾尔人对长辈——不論叔叔、伯伯，均以大哥相称），千万不要多摘了，随便有点什么解解渴就行了。”

老人微笑着点点头，看样子沒有反对，誰知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却提来滿滿的一大筐子。他在地毯上鋪开一块白餐布，又拿来几个盛瓜果的盘子，我眼前霎时变成个果品展覽会了。这些东西別說是吃，就是看也要看得你眼花撩乱，其中光葡萄就有十来种，另外还有石榴、无花果、蜜桃、香梨、苹果、哈密瓜等等。

維吾尔人向来就有好客的风尚，特別是象阿西木这样飽經

风霜的老人，更是严格遵循着这些传统的习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容你说什么谢绝的话，我只得一样吃上一点，来报答老人的盛意了。

我一面吃，一面讚赏着瓜果的甘美，老人也顺便讲起今年的瓜果长的特别好，尤其是石榴树，其中有一棵竟结下二斤重的大石榴，从而获得了“石榴王”的称号。

“二斤重？”我不禁惊讶地叫起来。

“石榴还长在树上，虽说没过秤，不过决不会少于二斤，要不怎么称得上石榴王呢？我们为这事还专门开了个会，准备把这颗大石榴运到北京，作为一件礼物献给党中央和毛主席。”

尽管阿西木说的这么认真，我还是有点不大相信。这时，我不由想起他过去讲故事的一些特点：他讲的故事总是活灵活现，有凭有据，即使完全出于想象，也要使你相信是真的。于是，我不由笑道：“阿卡，你这又是给我讲故事吧？”

阿西木笑了笑说：“我知道你不肯相信，其实也不光是你，凡是没亲眼看到的人，也多半不肯相信呢。前些天我们向公社党委报告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相信，还派了专人检查了一次，这才相信了。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我也有点半信半疑了，便请求阿西木立刻带我去看看。阿西木见我如此心切，也就答应了，领我向石榴林走去。

在我的想象里，那棵“石榴王”定然茁壮高大，与众不同，谁知当阿西木指给我看的时候，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。原来这是一株极普通的石榴树，甚至比普通的还显得矮小，而且孤零零地躲在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角落，乍一看真叫人有点失

望。可是，当我看到那颗确实有二斤重的大石榴时，我的感觉立刻不同了，这貌不惊人的石榴树也好象立时高大了起来。那大石榴的体积几乎和南方的椰子不相上下，果枝压得弯弯的，还用一個特制的木架子撑着。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奇迹！这奇迹仿佛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！

我正望着这神奇的大石榴发呆，眼前又出现另外一个奇迹：就在结下这颗大石榴的同一条果枝上，盛开着一簇鲜红的石榴花。这比起大石榴仿佛更叫人吃惊，在这万物凋零的晚秋季节，在这已经结下丰硕果实的同一条果枝上，怎么会开出春天的花朵呢？

当我发出这一连串的疑问之后，阿西木笑了笑，首先讲起这棵石榴树的历史来。

原来这棵石榴树是园内最幼小的一棵石榴树。阿西木也记不清是哪一年了，反正那年的大风特别多，就在最后一次大风里，这棵石榴树被拦腰折断，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树茎子。当时，这棵石榴树看样子注定是要完了，但阿西木却不忍心看着它活活地死去，便在它的根部嫁接了一条新枝，于是又勉强活了下来。可是，当它快要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却又遭到新的不幸。这次倒不是大风，而是几匹该死的毛驴儿偷偷闯进了果园，把这棵石榴树从头到脚啃了个净光。阿西木本想再嫁接一条新枝挽救它的厄运，谁知就在这时，地主苛扣了他的工钱，并且借了这棵石榴树的折损刁难于他，这样他再也沒心思务弄这些事了。于是，这棵石榴树整整两年沒有生枝长叶，在阿西木的心目中，它早就連根烂掉了。不想到了第三年，它又冒出一条新枝，自生自长地活了下来。不过它一直长得不怎么景气，也一直沒有开花结果，直到新疆解放以后，才偶尔结下少得可怜的

个把果实。为此，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整理果园的时候，曾有人提議索性把它挖掉另栽一棵新的，由于阿西木的反对，还是把它留了下来。然而，在人們的心目中，它始終是一件多余的东西，除了阿西木，人們甚至連看也不看它一眼。就这样，一直到人民公社成立以后，为了爭取果园丰收到处挖潜力的时候，这才对它分外下了一番功夫。不过誰也不曾想到，它竟結下一顆二斤重的大石榴，一跃而成了石榴王。

阿西木講罢这棵石榴树的历史以后，便开始解答我的疑問了。他說：这棵石榴树能够結下这么大的石榴，主要是因为那压抑了多少年的力气一下子施展了出来，而且这种力气又是人民公社唤醒的。至于那一簇鮮紅的石榴花，是因为那压抑的力气还没有施展完的緣故，并且有意向人們显示它那返老还童的喜悦，显示它那生命的春天才刚刚开始。

如果完全按照生物学的原理来仔細推敲阿西木的解答，也許会带来更多的疑問；可是我已經很滿足了，因为这使我了解到另外一种东西——这就是人們对当前新生活的热爱，对人民公社的欢呼。至于这棵石榴树究竟为什么結下二斤重的大石榴，为什么在晚秋季节开出春天的花朵，最好留給我們的农学家們去研究解释吧，我們所追求的毕竟还是当前时代的步伐在人們心灵中所留下的足迹，在人們情感上所激起的波瀾。也許正是由于这种緣故，我依依不舍地望着这棵石榴树，迟迟不肯走开，彷彿这就是我們当前时代飞跃发展的象征：我們生活中的花朵和果实几乎是同时来的。这时，阿西木也彷彿被某种情緒和联想所感染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不由說道：“我們队上有个女社員，她的遭遇太象这棵石榴树了，而且她的名字恰好叫‘阿娜尔汗’（即石榴花）。 ”

世界上就有这样巧合的事，我不由怀着新的兴趣，又向阿西木探問着这个阿娜尔汗的一切。

玉和血泪

阿西木真不愧是个講故事的能手：他那滔滔不絕的講述和生动的辞令，又把我帶到遙远的崑崙山下。

崑崙山，这千山之祖，万水之源，蒼蒼莽莽，就象一个头頂青天手挽江河的巨人，屹立在祖国西陲。就在这巨人的怀抱里，在那千山万水之中，流下来两条玉河：一名白玉河，一名黑玉河。那挾帶着各色美玉的河水，就象母亲的乳汁哺育着崑崙山北麓的和田地区，使这一地区不但出現了許多肥沃的綠洲，而且創造了光輝灿烂的古代文化，儼然如一道历史的虹桥，横在这东西文化交往的大絲道上。

阿娜尔汗的故乡就座落在白玉河旁边。她的父亲叫庫尔班，是个很有名的泥匠，也兼做玉器和木工活儿。由于他多才多艺，手头儿特別灵巧，人們便賜給他一个“法兰西”的外号。法兰西就是法国，这奇特的外号并不是一般匠人都能获得的，只有那些技艺特別出众的匠人才享有这种“荣誉”。这里，讀者可能发生一个疑問：在这偏僻的崑崙山下，在这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法国的人并不在少数的地区，怎么会产生这样奇特的外号呢？关于这个，說法不尽相同，不过一般的則認為来源于法国的工艺品。这些工艺品多半通过俄国和近东的商人传到新疆，当地人看着精巧新奇，便联想到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匠定然手艺出众，久而久之，这“法兰西”便演化成一个另有含意的詞儿了。尽管不少人还不知道这是个国家的名子，也并不

不妨碍这称号的使用和流行。

庫尔班既然是这样一个有名的匠人，照理說他的生活应该好一些，其实不然。他甚至比一般的农民还要貧苦，除了一間小土坯屋儿和一些做手艺的工具，可以說一无所有。造成这种景况的原因倒不是他没有来錢的机会，而是他从来不把錢看在眼里，他看重的是自己的手艺。凡是他手下雕琢出来的东西，只要得到人們的讚賞，就是賠上全部工本他也甘心情愿。在旧社会，这种人常常被人們看成为性情古怪的人。尤其是那些有錢人，甚至把他看成傻瓜，順着他的脾气有意地捉弄他。可是，他仍然一概不理睬这些，所以他还是一貧如洗，以致等他快四十岁了，才勉强娶上一个老婆。

由于晚婚的緣故，生下阿娜尔汗的时候，他已經接近晚年，而且那老婆只給他生了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便与世长辞了。于是，阿娜尔汗簡直成了他手上的珍宝，父女俩相依为命，度着孤单的岁月。这时庫尔班的家境依然如故，但他却傾其所有，就象雕琢玉石和鏤刻画廊似的，把女儿打扮得真的就象一朵石榴花儿。当阿娜尔汗能跟上他走亲戚或是赶“巴扎”（集市）的时候，誰見了誰都誇獎：“多漂亮的姑娘！多好的打扮！真不愧是匠人的女儿……”听着这一片讚美的声音，庫尔班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了。这种愉快比起人們讚賞他的手艺，不知要强多少倍。可是，当阿娜尔汗稍微长大了些，在这种欢乐的背后，却隐隐增添一重心事，使他漸漸发起愁来了。因为姑娘总是要出嫁的，而他又覺得无法抵抗这别离的痛苦，他甚至想：

“假若离开了我的阿娜尔汗，我准会活活地悶死！”他想来想去，終于想出了一个主意：想法儿給女儿招个女婿，这样女儿留在身边不說，还增添一个儿子，岂不是两全其美。

正当庫尔班打着这个如意算盘的时候，一件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：这一带最有名的大地主艾拜都拉忽然派来媒人求亲，要娶阿娜尔汗做他的三房小老婆。这真是一声晴天霹靂，庫尔班霎时目瞪口呆，連話也說不成了。艾拜都拉不但是这一带最有名的大庄园主，也是有名的大恶霸和“伊善教”（伊斯兰教的教派之一）的头子，平时为人狡詐，无恶不作，他的双手沾滿着奴隶們的血泪；况且他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，阿娜尔汗才只有十三岁，如果答应了这桩亲事，这分明是把女儿送到火坑里。不答应吧，又怕躲不开这场灾难，因为在这一带乡村，艾拜都拉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，他的每一句話就象圣旨一样不可违抗。庫尔班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先借故女儿的年紀小，拖延一时再說。不想他还没說上几句話，便被媒人打断了。

“女儿不算小了，俗語說：‘用帽子打不倒就能出嫁’，再說‘巴依’（財主）能看中你家的女儿，这也是真主的美意和命运的安排，是盼之不得的呀！”这媒人是經文学校的毛拉，正象俗語說的“匠人面前少动手，毛拉面前少开口”；这毛拉生就一张利嘴，张口风俗人情，閉口天經地义，三言两語就把庫尔班說的哑口无言了。毛拉趁机向門外招呼一声，立时有两个用托盘托着聘礼的人走进屋来，不容分說地把聘礼放在庫尔班面前。庫尔班望着那貴重耀眼的衣料、手飾、头紗之类的聘礼，一下子楞住了。这說明了他們是早就安排好了，和他商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。这时，毛拉又伸开双手做着“都瓦”（祈祷）：“求真主保佑，祝你們双方如意。”这一切，都使庫尔班来不及思索。他仍在一个劲地发楞；可是一种习惯的力量却使他伸开了双手，不由自主地和毛拉一起做着都瓦。毛拉望着庫尔班暗笑了，因为这正是他所期待的，在政教合一

的这一带的乡村里，这个都瓦就等于履行了法律的手續，等于默認了一切，即使反悔也无济于事了。庫尔班当然也知道这都瓦意味着什么，因此当他稍微清醒了些，便丧魂失魄地哭了起来。

阿娜尔汗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。

艾拜都拉前来迎亲那天，阿娜尔汗哭的死去活来，紧紧抱着父亲的双膝掙扎喊叫，横竖不肯梳妆。最后，女僕相們只好用强制的手段，把她那无数的小辮子紮成两条（把发辮紮成两条是已婚的标志），然后又給她戴上黑面紗，于是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漆黑的了。这时，身小力薄的阿娜尔汗已无力掙扎，她的神志已經錯乱，眼前的一切都变成模糊怪异的浮影。因此，她不記得人們是怎样把她抱上車的，也不記得那大車又怎样駛进艾拜都拉的深宅大院，他只記得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她已經坐在一个陌生而又豪华的大房間里。房內人声嘈杂，挤滿了男宾女客，房外鼓声隆隆，噴吶吶呀，震蕩着她那有点麻木的耳鼓。她真想掩了耳朵立刻逃出这个可怕的地方，可是又覺得一点也动弹不得，就象有一种无形的鎖鏈縛住了他的全部身心。忽然，一切声音都停止了，室內立刻靜悄下来，接着便有一个头纏白布道貌岸然的老阿訇，高声朗誦着結婚仪式的經文。

就这样，阿娜尔汗好象一只羽毛未丰的鳥儿，沒費多大力气便关进了艾拜都拉的牢籠。

庫尔班失去了心爱的女儿，就象失去了心灵似的，整个世界变得空虚而又渺茫，沒有多久便得了疯疾。他不分昼夜地沿街叫喊，哭一陣笑一陣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；尤其到了深夜，他那悽慘沙哑的声音，就象一个衰老灵魂的控訴，叫人听了不